

国际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安徒生奖

·提名者丛书·

题王 许威武



张之路

著·

我深深地感到，
读书给我的人生
带来了快乐！如
今，我们已经进
入了网络时代，
读书还应该是一
种我们应该倍加
珍惜的爱好和活
动，不论你用什
么方式读书。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国际安徒生奖

·提名者丛书·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1990年·第1届

1991年·第2届

1992年·第3届

1993年·第4届

1994年·第5届

1995年·第6届

题王
张之路·著

许威武

TI WANG XU WEIWU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题王许威武 / 张之路著. — 南宁 : 接力出版社, 2012.2
(国际安徒生奖提名者丛书)

ISBN 978-7-5448-2333-3

I. ①题…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8935号

总策划: 白 冰

责任编辑: 孙燕楠 美术编辑: 小 璐 封面设计: 松鼠·纪

责任校对: 贾玲云 责任监印: 刘 元 媒介主理: 石 璐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 插页: 10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2 000册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1970 Margaret Mahy (New Zealand)	1970 Citam Rodari (Italy)	1973 Anne M. G. Schreier (Australia)
1972 Scott O. Dalg (USA)	1974 Maria Gripe (Sweden)	1990 Tormod Haugen (Norway)
1976 Cecil Houker (Denmark)	1978 Paula Fox (USA)	1992 Virginia Hamilton (USA)
1978 Paula Fox (USA)	1981 Nuno (Brazil)	1994 Michio Mado (Japan)
1984 Christine Nöstlinger (Austria)	1986 Tove Jansson (Finland)	1997 Virginia Hamilton (USA)
1986 Tove Jansson (Finland)	1988 Christine Nöstlinger (Austria)	1998 Virginia Hamilton (USA)
1990 Tormod Haugen (Norway)	1992 Virginia Hamilton (USA)	1994 Michio Mado (Japan)
1994 Michio Mado (Japan)	1997 Virginia Hamilton (USA)	1998 Virginia Hamilton (USA)
1998 Virginia Hamilton (USA)	1999 Virginia Hamilton (USA)	2001 Aidan Chambers (UK)
2001 Aidan Chambers (UK)	2004 Martin Waddell (UK)	2005 Margaret Mahy (New Zealand)

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

个人自选集

(序)

“您吃了么？”我用这句话问候别人大约有三十年。

虽然这已成为过去，现在基本上被“你好”这句更为准确的全天候用语所代替，虽然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如果再听说他们前辈的这种问候，说不定会以为那是一种接头暗号，但，回忆童年，“吃”仍是无法忘记的一笔——

那时候，很少能吃到块糖，但我的姐姐很有办法。大人们不在的时候，她将家里的白砂糖放到一个大铜勺子里，然后放到灶火上去加热，等糖化了之后，再将它们倒在一块早已准备好的玻璃上，糖自然地流淌成云彩的形状。趁糖还没有完全凝固，她用菜刀划上格子以备等会儿分吃方便。那糖片是琥珀色的，放到嘴里还有一丝很香的烟味儿。有一次，她又在做糖，我为了看她的“工艺过程”，就搬了一个方凳站了上去。那会儿，她是小学生，我顶多五岁。不知怎么回事，我从凳子上翻倒下来，前额磕在凳子角上，流了很多血。至今，我的两眉之间还有一个小疤。它是我馋的纪念，也是我好奇的纪念，但它至今也是我体谅孩子，观察孩子的第三只眼睛。

说到吃，我小时候还有另外一种“吃”——那就是读书。

上小学的时候，我家的胡同口有一家小人书书店，里面有个租书的柜台，外面就是一排排的小凳子。花上一分钱就可以拿到一本小人书，坐在小凳子上看。在北京，这样的小人书书店很多很多。在那窄窄的小人书书店里，我看了许多书，比如《七侠五义》、《水浒传》、《儿女英雄传》、《西游记》，还有许多神话和民间故事……上初中的时候，我看过许多“闲书”。所谓闲书，就是与学校教学考试无关的书。我家的走廊上堆着几个很大的柳条箱，

那是爸爸的朋友寄存在那里的，好几年没有人动它，柳条都变黄了。我经常好奇地打量它们，终于有一天，我偷偷打开箱盖，惊喜地发现，那里面都是书，除了英文的教科书，还有许多闲书。我像一只饿急了的小狗开始“狼吞虎咽”，记得看了北京风物志、民间传说和一些神怪小说，还有什么爱迪生、牛顿、居里夫人传记之类的书。每次拿出两本，看完了再换两本……

我小时候可看的书奇缺，基本处于抓到什么就看什么的状态。但家里一直有一种敬惜字纸的氛围，比如爸爸用毛笔写稿时我总是静静地走开，不闹，就经常被大人夸奖为懂事。妈妈经常给我讲民间故事，爸爸讲华盛顿的故事、瓦特的故事，北京的赵登禹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大概是我认字以前读的无字书吧。那会儿一切都学苏联，我还为蒸汽机是苏联人发明的还是英国人瓦特发明的，和爸爸争论呢。

说起识字，常来我们胡同捡破烂的老头儿在一沓用各色废纸裁的方块纸上写了毛笔字，送给我的母亲，成为我的启蒙教材。那老头不知什么来历，毛笔字写得好极了，因为我妈妈经常给他点馒头、煎饼什么的，他有一天就送来这么一沓纸。我妈妈用一个类似胭脂盒的小铁盒装着，教我认字，于是我有了一套独一无二的识字卡片。

我们住的院子很大，有一个邻居是设计制造蜂窝煤机器的教授，我们一群小孩看他用模型做出的“迷你”蜂窝煤，还以为是玩具呢。他家有很多书和期刊，《小朋友》、《儿童时代》、《连环画报》我都是从他家借来看的。现在还记得里面的好多故事，如陈登科的《活人塘》、贺敬之的《白毛女》，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富人大吃大喝把家底折腾光了，后来一个和尚送给他一筐救命的米，却是用他原来倒掉的剩饭晾干的。这个故事中蕴涵的人生道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父母亲似乎没有刻意要求我读什么书，我上四五年级时狂热地喜欢《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我能将《水浒传》当中一百零八将的姓名和绰号全部背下来，还特别愿意背给大人听，但往往背到四五十个时就被打发走了。上中学时把《唐诗三百首》背会了一多半，也纯粹是出于兴趣。

父亲买了一本《臧克家诗选》让我读，爸爸说我们山东诸城老乡中有两个名人，一个是刘墉，另一个就是臧克家。所以我上小学以前就会背臧克家的《有的人》，懵懵懂懂中，“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的诗句，似乎给我的人生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有意识地选择阅读是在大一些的时候，跟着哥哥姐姐看苏联的《古丽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高尔基的作品，以及《铁流》、《家》、《春》、《秋》等名著。上中学以后，《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马克思传》、《爱因斯坦传》、《居里夫人传》等伟人传记和《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成了我最爱读的书。在那段世界观形成的时期，我把这些伟人当做自己钦佩、学习的对象，并对书里那些英俊的少年英雄尤其喜爱。古代的比如岳云、罗成、赵子龙，念着赵子龙的名字比念赵云要响亮得多。现代的比如少剑波……

我在北京十三中上中学，上下学都路过护国寺路口的一家书店，几乎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我都要在那里滞留一个多小时。在赵登禹路上有西城图书馆，在那里我也看了不少“字书”。

高二的时候，我的腿不慎烧伤，在家养伤的一个月里看了《红楼梦》、《一千零一夜》等文学书，还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性的知识》。

上了大学，图书馆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阅读条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这是我阅读量最大的时期。

反思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书，一方面培养了我们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另一方面，那些作品中的某些对革命的片面理解和不真实的描写，也被我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下来，灌注到血液中，以至于后来看到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时候，感到很新奇，也感到震撼。但是我还是深深地感到，读书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快乐！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读书还是一种我们应该倍加珍惜的爱好和活动，不论你用什么方式读书。

001 / 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个人自选集（序）

- 001 / 暗号
021 / 空箱子
032 / 太阳的滋味儿
049 / 影子
061 / 梦断三角蛋
076 / 少年刘大公的烦恼
111 / 夏雨
126 / 惩罚
136 / 纽扣
142 / 题王许威武
160 / 弯弯的收藏
169 / 在长长的跑道上
180 / 羚羊木雕
185 / 奖赏
199 / 蟋蟀也服兴奋剂

213 / 国际安徒生奖介绍

215 / 国际安徒生文学奖获奖作家及代表作



目录

1956 Eleanor Farjeon (UK)
1958 Astrid Lindgrén (Sweden)

1960 Erich Kästner (Germany)
1962 Meinert De Jongh (USA)

1964 Ren
1966 Tor

暗·号

北京火车站东面那座呆板的大钟楼下，我和爸爸默默地站着。我们表情严肃，像是肩负着什么重大使命。

Anhao

—

离放暑假还有几天，期末考试的成绩大局已定。我当然属于“没的说”的一类。

晚上，我问爸爸：“爸爸，今年暑假带我到哪儿去‘体验生活’啊？”

我爸爸和我说话总爱带点花样。比如他去商店买东西，他就说，现在我去“调查市场情况”；比如挤公共汽车，他就说，我要“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说到玩，他总不说什么旅游之类，只是说，今天咱们去颐和园“体验生活”怎么样？要不我们去游泳池“深入生活”如何？……因此，我对他也用这样的语言。

今天，爸爸却很严肃：“别急，我自有安排！”

放假后的第二天晚上，他招呼我在他对面坐下，等到妈妈也在他身边坐好之后，他咳嗽了一声。场面极其庄重。

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硬硬的小纸片，递给我：“夏刚，你

看——”

“火车票！”我心里一阵激动，这意味着我们将坐火车去“体验生活”，而且将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尽管车票上字很多，但我仍然飞快地看到了“北京—青岛”的字样。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抱住爸爸：“爸爸，您太客气啦！”转而又抱住妈妈：“妈妈，您怎么也这么客气呀！”

妈妈说：“什么话？什么叫客气啊？”

妈妈不知道，我和爸爸之间表示感激的时候，总爱用这两个字。她不知道，这两个字如果用在朋友之间，同学之间，那是再普通不过了，有时甚至带点虚伪的味道。但用在我和爸爸之间，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格外有意义，格外传神，格外有味儿。这时候，如果用谢谢，包括非常感谢都不能表达我激动的心情，而且也太生分了不是？现在这两个字就是说，你们太好了……

爸爸说：“客气的事还在后边呢！”

“还有什么客气的事？”

“这次，你自己一个人去。”

我大吃一惊：“什么？就我一个人？”

“对！我们俩都不去，就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怎么去呀？我从来没坐过火车……我谁也不认识……我这么小，刚上初一啊……”说着，我看了妈妈一眼。

爸爸说：“这是我和你妈妈经过反复研究才决定的，我们之所以让你一个人去，是想给你提供一次锻炼的机会。”

妈妈接着说：“我们让你试一试，父母、老师、同学都不在身边时候的能力……这叫经风雨，见世面……”

我举着那张现在看起来已经不那么“珍贵”但却充满冒险诱惑的火车票说：“就凭这一张火车票就让我经风雨、见世面？我去找谁？我住哪儿？吃什么……你们难道让我要饭吗？”

爸爸又拿出一个黑色的钱夹说：“这里有一百五十块钱和二十斤粮票。其中一百块钱用来买回来的车票，另外五十块钱你用来吃饭……”

“够吗？”我不知道这五十块钱对于“深入生活”是什么概念。我只知道在北京吃一盒冰激凌就得一块四毛钱，玩一次“疯狂老鼠”（这是最便宜的游乐项目）就得两块钱。

爸爸说：“够不够要看怎么说，你要是吃生猛海鲜，一顿饭也不够。要是吃大饼和面条那就有富余……紧是紧了点，但是给你许多钱，还叫什么锻炼？再说，我们也没有许多钱给你，我和你妈妈都是教师，我们能拿出这些给你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已经感觉到了问题的严峻。我又问：“我住在哪儿呀？”

妈妈说：“一下火车就有人接你，吃住他都给你安排……”

我顿时松了口气。

爸爸严厉地打断她：“你抢着说什么呀？”他接着又说，“既然你妈妈已经提前说了，我也就告诉你，我已经给老同学写了信，让他到车站来接你——”

我急忙问：“他叫什么？”

爸爸说：“名字先不告诉你，是男是女，长什么样，也不告诉你。你用暗号和他联系接头！”

“用暗号接头！像电视里我党做地下工作的？”

“对！”

“什么暗号？”

“你走下火车，看见有人像是接站的，你就走过去对他说：‘请问，有老鼠牌铅笔吗？’如果他说：‘对不起，我只有猫牌橡皮。’那暗号就算对上了，他就是迎接你的革命同志。明白了吗？”

二

北京火车站东面那座呆板的大钟楼下，我和爸爸默默地站着。我们表情严肃，像是肩负着什么重大使命。

“我就送你到这里，车站里的路自己走……”爸爸说。

“爸爸，您就不能再提供点线索了吗？”我问。

“该说的都说了，还提供什么？”爸爸看着我的眼睛，想在里面发现怯弱。我知道我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怯弱。经过两天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自我准备之后（自己买了二十包方便面，又看了一本《汤姆·索亚历险记》，书包里还带着一本《鲁滨孙漂流记》），我心中十分镇定和坦然。我只是怕待会儿分手之后，他会为没有对我说一句鼓励的、安慰的、温情的话而后悔和难过。我毕竟是他的儿子，而且只有十四岁，最重要的是，我们父子情深。当然，这情不在脸上，也不在嘴上，而在心里。

为了他，我又说：“万一出现特殊情况怎么办？”

爸爸的表情变得更加深沉，眼里闪出只有哲学家才有的光芒：“记住！儿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男子汉，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过不去的河！”

我点点头又说：“还有什么未竟的事业吗？”

爸爸愣了一下，笑了：“这叫什么话？又不是在向遗体告别……”

看见爸爸的微笑，我满意了，伸出右手：“再见，爸爸！”那样子很像电视里两国首脑会晤。

他也伸出右手握住我的手：“再见，儿子！”样子也很像两国首脑会晤。本来，我以为他会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

当我走进车站的时候，爸爸忽然在后面喊：“别忘了接头暗号！”

我回过头：“忘不了！暗号照旧——”

这一喊不要紧，害得入口处的警察紧紧盯住我问：“那是你什么人？”

“我爸爸！”

警察又疑惑地看看我：“背包里是什么？”

“衣服和洗漱用具！”

他用手捏了捏背包，忽然严肃地问：“这是什么？是不是烟花爆竹？”

我打开背包，拿出一袋方便面。警察松了口气，又把我的车票去看了一会儿，低声问道：“你刚才说什么暗号？”

我学着京剧《红灯记》里那个坏蛋的口吻说：“我是卖木梳的——”

警察先是一愣，接着却不由自主地接道：“有桃木的吗？”

我猛地攥住警察的手说：“啊！我可找到你了。”

警察又是一愣，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我回头的时候，爸爸已经不见了。我心里顿时觉得空空荡荡的，有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肩上的背包也立刻重了许多……

那警察和蔼地指点我：“上电梯，左边第二候车室……”

我觉得很温暖，信心也回来不少。想起了妈妈的格言——多问，别忘了鼻子底下有张嘴。于是我几乎走二十步就打听一次，终于登上了从北京到青岛的火车。对了号，找到地方先坐下。

车站的音乐响了，随着音乐，火车也悄悄开动了。这一刻我听着音乐心里挺不是滋味，平常挺欢快的旋律，现在不知怎么变得悲悲切切的，我特想哭。这是不是就叫背井离乡啊？

我向窗外看去，这一瞬间，我忽然从站台上送行的人群后边，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一个水泥柱子后边闪了出来。

那是我的爸爸！

又一个熟悉的身影也闪了出来，哟！是我妈，他们居然“埋伏”

到现在。

我的眼睛湿了，但我没有向他们招手。我知道，他们想看着我，可又不愿意让我发现他们。

火车越来越快，路旁的树木和建筑飞快地从窗外掠过。我缩回了脑袋。

这是节硬卧车厢。手持车票时虽然妈妈说过，有这张票可以在火车上躺着睡觉，今天一看，仍然兴奋不已——居然可以躺着“坐”车。火车和汽车就是不一样。火车万岁！

我的床在最上面，顺着一个梯子爬上去。就像爬一棵树，可以爬到鸟窝里一样。现在，我坐在最下面的床上。

我对面的床上坐着三个人，一个胖胖的长着一对小笑眼儿的叔叔，他左边靠窗的地方坐着一个面色黝黑、长得精瘦精瘦的小伙子，两腮下陷，眼珠却十分突出，像个年轻的烟鬼。小笑眼儿的右边坐着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妇女，像个老师。

有什么东西碰了我的腰。我转脸一看，我右边坐的那个年轻的女的已经是半躺状态，双手扯着毛巾被。现在，她那尊贵的脚又不礼貌地蹬了一下我的腰：“你坐着我的毛巾被了——”这女的五官端正，属于好看的那种，可却让人非常讨厌。如果她长得丑一点，说不定那讨厌的感觉还没这么强烈呢！她说话的声音很高很尖也很快，我听到的是一连串叽叽叽叽的声音。一只讨厌的女麻雀！

她将毛巾被四周掖了掖，拾掇得比在家里睡觉还舒坦，又前后伸了伸脚，确定这块地方的领属权之后，才把脚缩了回去，然后老实了。

我心想，现在是中午十一点，你睡的是哪门子觉啊！但床位是人家的，我只能不吱声。心里却十分不痛快。

有人拍拍我的肩膀，这是坐在我左边的中年男人，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宽厚的神色。

他拉着我离开了那只“女麻雀”，坐在火车的另一侧，窗子旁边的两个可以翻起的座位上。

“你干吗总抱着背包？多累呀！那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吗？”

这会儿，我才发现背包还在我的怀里抱着。我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重要的……”但手还是没有动。

“不就是几袋方便面吗？”

我心中一愣：“你怎么知道？”

“我从你书包的形状猜出来的……”

“不光是方便面，还有别的！”我说。

“还有西红柿和几条黄瓜……”

我愣了：“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他笑着说：“我的鼻子闻着了黄瓜的清香味儿。”

“你真行！”当时我想说，你的鼻子简直像狗一样灵，但觉得这样说太没礼貌了，于是说，“你能闻出可卡因吗？”

他大笑起来：“你这小家伙说话可太损了，要能闻出可卡因，我不成警犬了吗？”

我脸红了，急忙分辩说：“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我想到就说出来了。”

他说：“有这个意思也不要紧，要真有那么灵不就好了吗？”

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他又问：“小同学，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我对他还得保持点警惕性，他毕竟是刚刚认识了几分钟的陌生人啊！于是我做了点保留，我说：“我姓夏。”

“好哇！咱俩的姓是连着的……”

“连着的？”

“你姓夏，我姓秋，春夏秋冬不是连着的吗？”

“还有姓秋的？你这个姓可挺新鲜！”

“我的姓不是秋天的秋，而是左边一个丘陵的丘，右边加一个耳朵，明白？”

“明白！我们有个老师也是这个姓，不过是个女的……邱……我应该叫你邱叔叔，还是邱伯伯？”

“你就叫我老邱吧，”他说，“我叫你小夏！”

“这多不好……”我心里为有这样一个叫老邱的新朋友而高兴。

“我说小夏，你现在应该把你的黄瓜和西红柿拿出来放在桌上，要不，它们会烂的。然后再把喝水杯拿出来……再把毛巾拿出来晾在上面的铁棍上……”

我一一照办，最后把瘪了一半的背包扔到了我的那个上铺上。

老邱说：“你的爸爸妈妈怎么不跟你一起来啊？”

“他们说要锻炼锻炼我，让我一个人走向社会，经风雨，见世面！”

“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就我一个！”

老邱笑着说：“不简单！不简单！你的父母不简单。你就更不简单。你要感到骄傲和自豪。”

听老邱这样一说，我浑身也真的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我抬起头，看见小笑眼儿叔叔和“女教师”都在聚精会神地听我们说话。我觉得特别愉快。

小笑眼儿叔叔大约是想的时候太久了，忍不住插话说：“您说，这么小就把孩子放出去，真出点事可怎么办？”

老邱说：“咳！男子汉，没有爬不过的山，蹚不过的河，真遇到事，咬紧牙关，挺挺就过去了……”

这话好耳熟呀！对了，我爸爸就常这么说！

“女教师”说：“话虽然这么说，可家家都这么一个，还甭说伤着、死了，就是遇上坏人学坏了，这父母不是操一辈子心！”

靠窗坐着的“年轻的烟鬼”点着了一支烟。他好像根本没听见

我们谈话，眼睛仍然看着窗外。

车厢里是不准抽烟的。老邱皱皱眉头，又是那种无可奈何的神态。

片刻之后，老邱说：“当然，这孩子也不能放出去不管，得必要的措施跟上。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惯心不惯脸。你疼孩子要放在心里，脸上可不能带着。小孩子不懂事，要是知道你总是疼他，那可就肆无忌惮了。让孩子锻炼也好，体验艰苦生活也好，父母得随时知道他的情况，但不能让孩子知道。他要是知道大人还在身边那就没用了，他还觉得有依靠……”

老邱看着我，眼里闪过一种异样的神色。那神色里包含着什么东西，好像有什么事没说出来……然后又微笑起来。

“女教师”说：“唉！两难啊！又想让孩子经受锻炼，又舍不得……”

我对他们那种枯燥的有关教育方法的探讨不感兴趣。刚才老邱那转瞬即逝的异样的神色却总在我脑海里翻腾。

我心中突然亮了一下。

啊！老邱是爸爸派来的监护人吧？

这个想法一经出现之后就在我脑子里迅速扩展。他怎么知道我带了方便面，猜出来的？哪儿那么好猜？警察不就以为是爆竹吗？隔着书包能闻出黄瓜味儿，何等超级的鼻子？他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连毛巾都告诉我要拿出来搭在铁棍上。对！他可能恰好出差，爸爸就委托他暗中保护我，暗中照顾我……这太容易了。他们在火车站是接过头的。可惜他不打自招，居然说什么“父母得随时知道他的情况，但不能让孩子知道……”哈！你还真以为我的智商这么低吗？“不让孩子知道”，哈，现在孩子知道了。

我为我这样明晰透彻地了解了爸爸的“阴谋”而高兴。但同时又为爸爸这拙劣的“阴谋”被看穿而感到失望。“特务”都让“观众”

看出来，还有什么劲啊！

我甚至推测出老邱就是下了火车和我接头的“地下工作者”。我笑着看着老邱。

三

火车隆隆地响着，偶尔与对面开过来的火车擦身而过，汽笛发出一种巨大的由强变弱的像长号那样的下滑音，就好似坐滑梯，从高处飞快地滑向谷底……

小笑眼儿说：“哎，这位老邱同志，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老邱笑笑：“我在科技部门。”

小笑眼儿又追问：“您具体是干什么的？”

老邱说：“我是搞遗传工程的……”

小笑眼儿显出无限敬佩的神色：“啊！您是搞工程的，那可来钱！大笔一挥，画张图纸好几千块……要说，也不容易，没有图纸，那大楼不就全盖歪了不是！”

我暗自好笑，这小笑眼儿把遗传工程当成了土木工程。没等我说话，“女教师”已经反驳他说：“遗传工程不是盖房子，遗传工程是生物学的一个门类，专讲遗传的……”

小笑眼儿愣了一下说：“我知道，遗传我还不不懂？不就是讲儿子像爸，闺女像妈！龙生龙，凤生凤……我懂！我不过是打个比方。谁不知道遗传……老邱同志，您说我说得对不对？”

老邱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但说到人的成长，那因素是多方面的，也是很复杂的，要说龙生龙，凤生凤，那就不是科学了……”

小笑眼儿马上接过去：“就是！我就是这个意思，老邱同志说得